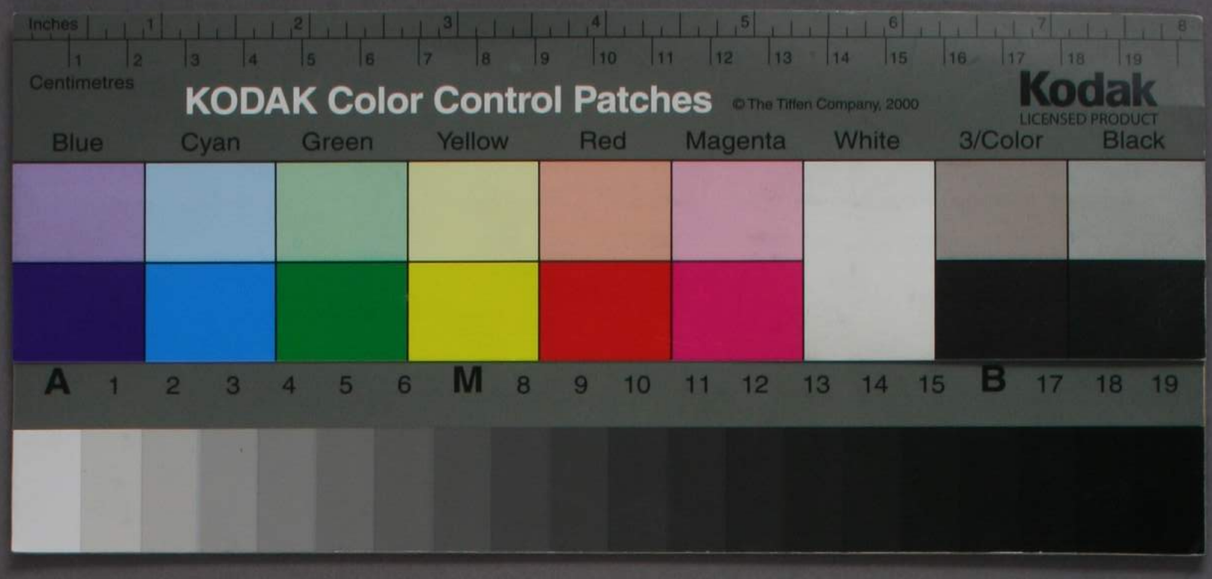

醫事撥亂解

全

ヤ武9
403

403

後藤氏著

古本亦此條第一條

彖度作變

醫事撥亂解

溪逸人　著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陰陽者天之極也昔者聖人作易畫奇以象天畫耦以象地於是乎有卦多（爻）爲於是乎有彖象爲觀其所由者唯是兩兩相判有天斯有地有生斯有死左右向背晝夜昏明一統之陰與陽有儀刑焉有標準焉以通幽明之故以極死生之度故言陰陽者惟易爲至矣及百家衆技之流與也莫不藉以為其説焉而刀圭之術素欲以視不可見物而識不可知事范（茫）乎無有涯際洋乎無有端緒則亞（亦）不

九折堂山田氏圖書之記

子當作于

能不藉以為其紀而表裏內外氣血府藏緩急差劇補寫宣導一以為陽一以為陰而後證可得而見焉而後治可得而施焉是醫之所以藉陰陽也至子素樞之書作也專主張其說旁及五運六氣九宮八風圖書洪範讖緯星曆卦氣歲終之類無不取以為其說者而為辨為辭錯雜不可窮焉是以後世醫流唯理之窮唯數之推而區區終身於彫蟲之役者比比皆然秦漢以來千有餘年滔滔不及降及宋元此弊益甚自彼儒家之所脩與道士之所崇莫不悉存焉為老佛申韓儀秦頗牧之所為亦皆以為己任而遂至自遺其為治病之術以致知格物為事何其愚之甚耶夫道不同不相與謀儒自儒佛自佛易自易詩自詩律正聲音曆推歲氣五運六氣九宮八風以窮天地之變陰陽五行孤虛旺相以通造化之妙彼自有其道而此竟不與焉無已則五味五食除疾養精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鍼砭以刺之灸艾以焫之使人無虧損天年則醫之能事畢矣若夫天時寒燠地氣燥濕則其切於身者固不待之理與數而虛實冷熱疾痛痾痒視之色聽之聲問之診之觀其所由然者治療之法亦有餘矣彼其俗子不知

求諸此乃営営習之喋喋辨之無帷執麈亢顏自稱師匠徒取媚黄口致惑白俗比賊夫人之子而謂之濟世之術吾知其固不足以齒及也夫然求播於公侯之門糊口於州閭之間吾謂之爲國蠹豈亦過刻哉且夫素樞雖託言軒岐其實成乎漢儒乎（手）不可據者固多矣然其時去古未遠是以亦有古道存其中焉八十一難亦稍古未可全廢也故二書之言擇而精之亦可以爲方技之一助唯如夫運氣諸論則於醫事無有關係焉一切廢之可也

易有四象曰太陽曰少陽曰少陰曰太陰醫家益之

熱疑火
君下疑火字脫

以二曰陽明也曰厥陰也盞（益）應之六氣也所謂六氣者風寒暑濕燥熱是也配之五行則曰風木也寒水也濕土也燥金也其暑與熱共屬之火而一以爲君一以爲相火有君相者唯醫書爲爾漢儒專尚五行而欲強配之六氣故特有此說焉夫暑與熱均之火氣素無有異者而通謂之熱時氣謂之暑猶水穀供之養則謂爲飲食也而分爲二物果何謂也𢪷（抑）以其赫赫者爲君炎炎者爲相耶是所就異耳將以其明明者爲君烈烈者爲相耶亦奚免影響之歸哉或以日火或以龍雷至邪正之論窮矣若識如其說也水

亦豈不然乎且也吾聞易有習坎未聞火有君相也假令其有之六氣乃天地之常態暑熱將何自別焉其風寒燥濕並言亦未知何謂也凡時氣春溫夏暑秋涼冬寒是其常然者而風之與濕則不也若濕實土氣則土寄王于四時四季豈皆為濕乎即以風木為言則此不獨在春時燥金在秋奚與濕土相對且物非火不燥非水不濕若夫土與金則非其專然者其強為說可知也又曰太陽寒水少陰君火少陽相火太陰湿土陽明燥金厥陰風木是何與諸家所言不相似也夫陰陽者天之極也晝夜昏明主教（生殺）發斂自有不可紊易者而水之為陰火之為陽其最著明者而千古無有異論今且反之者果何所儀刑也其陽明在太少之間而厥陰居二陰之後未知何以待對何以比耦也噫道陰陽者無若易也易之所不言而益之欲以談天地之大多見其不知量也曷以在能窮其變哉大抵運氣五六相因数終六十循環無端法如畫一是特以天地為死物造化為器用以此論人事人亦活物奚能不出其範圍哉生霊無窮物非塑象疾病変氣亦何定據以有限之数推無窮之変吾知其非至理也於乎醫亦聖人厚生之一端而

主教當作生殺字誤

案此條在第九條○

膚淺如此則蟻黃不足為貴耳是以運氣之說吾黨之所不取明人繆希雍亦嘗疑之其見可以為卓矣傷寒論以陰陽辨證治本不過言受病淺深後人不知妄以六經。（為）解牽合傳會遂失其本旨益陰陽猶曰表裡也有表之表有表之裏有裏之表有裏之裏又欲在其兩間立淺深之中則分為六層而太少陰陽陽明厥陰以為之紀耳若以係之六經乎經絡乃筋肉之分有何表裡有何淺深且十二經者其六在乎（手）其六在足而論所云者特不分手足後世乃謂傳足而不傳。（手）誠如其言則藏唯有脾肝腎府唯有膽胃膀胱而腸之與心肺何以在其所遺哉凡仲景諸論間有與素難異者不論五行不分經脈不辨藏象不說藥性可見其自為一家也且論以傷寒名者以其最居多也所載者不必止一病自叔和編次之後分裂無統莠苗並收如辨脉平脉傷寒例乃其尤者也而林億等素不辨豎事漫為膚淺之說至使人有遺內之憾誣亦甚矣若夫玉函方論則亦益甚焉而其部類病號者皆後人所摘。取而固非長沙之舊也註家妄意併合名為全書者可謂鹵莽已明人或幾知其非稍加删定者見非不卓矣然其所解依然宋元之

摘○

古本此條在第二條

古本無之字
題當是臺

擧

故習要之（以）五十步笑百步之類已俞程諸子之辨亦唯出入其間至如夫本旨則（則）亦益遠矣

後世方書部分病名御衆之道固不可然疾病変狀非品彙之可窮也故一方兼衆治一病具數症者或逕庭相乖或枘鑿不相容使人眉眉乎方法之間終身驅馳不能獲一禽者無它失之無頭緒也若能使其如字之有音韻則庶乎可以免忿爭矣乃如千金外題（臺）雖傳採無要却有便摘取者至宋元以下則綱擧（擧）目張欲強窮其変不失之矛盾則或失之糢糊矣在其能御衆（衆）哉後人徒讀其書病症無別方法無紀由是窺長沙諸論宜哉其難造奥也

營衛字多見于素樞仲景論中則寥々一二或亦為後人所攙入耳蓋營衛謂軀殼表裡也營本軍營之營衛乃守衛之衛凡人身內有九藏外有血脉內外相須以護其神譬諸陣之有營有衛夫營者隍壘以環之砦栅以界之將校居為卒伍居為部局分之旗幟紀之使人不敢窺窬者蓋蔵府之守也營之外又掃數里之地置探設候出入有方往来有禁使人不敢迫近者是謂之衛樊噲曰營衛衞臣名稱亦舊矣蓋人身血脉運行無止亦唯氣是依則假以名之耳

古本此條在第五條

素難文或作榮衛者本以音近通用而後世遂誤為榮葉之義枉為解者爾其曰營行脉中衛行脉外者益亦未過謂軀殼表裏也否則脉道一血隧亦何内外之有清者為榮濁者為衛本非氣血之謂也故亦唯曰五藏六府皆受於氣未嘗曰血者可見尚未失本旨也若實以為氣血亦何假他字之為大抵今人徒襲註家謬説非止不知其本義往往由是誤方治害及人命可勝歎哉

氣血對言者久矣然氣本天地之氣血乃人身之血大小分殊唯血之在人身猶水在地中動植因是生爲丘岳因是安焉而非氣以輔之則地脉凝結萬物枯死矣人之有生亦然形骸既生皮毛既成榮之者血運之者氣若有一息間斷則其氣之所留滯血肉

凝

凝塊筋脉澁結疾痛苦悶成痞成癥成瘡成癰若其甚則津液枯渇肢體壞損至氣絶則斃無日矣是人之所生亦唯氣而已是氣也至大無外至剛無比在天則日月星辰風雨寒暑在地則山嶽河海禽獸草木在人則藏府經脉筋骨皮毛非是無以生非是無以長非是無以運非是無以行故謂之大氣亦謂之元氣唯人多見其與血對言乃謂氣亦人身之私有

以清者為氣濁者為血不知其實天地之氣而不可以表裏視也故所謂元陽元氣亦終不知其何物或以為心腎之氣或以為經脉之氣或以為更有一物遂至以回陽補元為事可笑之甚矣夫魚由水生焉呼吸無休而活潑其中然水固不可以謂魚之私有也人之在氣中亦猶此歟故口鼻之所呼吸無非此氣皮理之所出納無非此氣是以能運動其中而百體有用舉止自適是氣者豈亦可以謂人之私有耶夫然則人之所生者天地之一氣故亦謂之元氣元気即人気人気即天地之気本無有二物是其不可與血液對言者昭昭乎明矣古書多謂呼吸為氣及謂肺主氣之類皆以出納天地之氣為言也孟子所謂養氣漢書所謂使氣本皆不外乎此而言人之勇怯亦必關焉其非為私有者可見矣然人身唯血為貴而氣能活之者猶地體水為主而氣以運之也故氣為陽血為陰亦統之水火則二物為偶亦不必非也

古書多曰血氣者氣字甚輕猶火氣水氣之氣本非對言者也至曰氣血則唯醫書為然才顛倒其字意義乃異用字之不可苟者蓋如此

凡氣陽物也唯是日火之餘燄藹〻滿天地無内外無表裏所以為陽也而亦有陰陽之氣盛則為陽衰則為陰若氣盡則為死物亦何陰陽之有哉在天曰天氣在地曰地氣而唯是一元氣分為天地者豈以有二物哉故氣無可對言者唯就其中分之耳氣血氣質形氣之類以有形無形對言則可矣若以其相敵者言之天地之間素無有此物也是亦可不辯乎

氣字通用極廣曰天氣曰地氣曰人氣曰正氣曰邪氣曰陰陽之氣曰寒暑之氣曰五行之氣曰風雨之氣曰山川之氣曰血氣之氣曰喜怒之氣曰飲食之氣諸如此類不可勝紀焉凡天地之間莫不由氣化者故然耳其單曰氣者則天地之大氣後世乃謂為元氣者物無之與京也元大也善之長也非本始之義也夫人身内有九藏外有九竅而其為主者心性情由是乎見焉思慮由是乎出焉亦皆一氣所蓄譬猶笙竽形勢既成長短有法而其所為音者呼吸之氣使然五聲六律相旋而節奏不可勝窮焉人亦猶如此乎形勢具於器而用在人也藏象具於身而生在天也笙竽由人而作藏竅由天而生故人物謂之氣類而氣之所運用莫先於心故心為神藏之主

養生之術治心為先蓋為之耳若心無所罣礙則九蔵並得其所故老子曰五蔵能屬於心而無乖則穀志勝而行不僻矣若夫治病之術則亦異於此爲凡藥物入胃而後達於諸蔵所治者在氣而心不與爲若氣無所留滯則心不須治而自安矣養菴先生嘗謂知病生于一氣之留滯則思過半矣是實千古卓見故後世蔵府之補寫及引經報使之類吾黨一切不取之也且夫補氣益氣之法則後世俗醫所藉口而不過譸張取容耳夫氣素無形之物何以為虛實何以為補寫吾聞練石補天鼇足立柱矣未聞神聖嘗補寫斯氣來也假令女媧氏復生吾極知其束手於此也其言之荒唐亦可以知已且其所謂氣者未知其以何物抑以為陽氣耶將以為陰氣耶抑以為臓腑之氣耶將以為喜怒之氣耶其捉影操虛之論不足為據者明矣

曰短氣曰氣急曰氣促曰氣微並是氣息之氣一呼一吸出納大氣人之所以生息故謂之氣又謂之息曰肺主氣者亦然凡諸蔵皆有精府則容水穀者唯肺無所容隨氣盈虛而為一身槖籥故云爾丹田名為氣海是亦人氣所朝宗凡人之呼吸由肺之扇動

以周之一身散達于四支而是其所朝宗猶九河之朝于海也曰氣逆曰氣痞即一氣所罣礙其渤溪者為逆怫欝者為痞曰通氣曰順氣曰利氣曰行氣即治氣之法猶治水也曰動氣曰滞氣亦変動為祟者其餘病名如疝氣脚氣手氣及食氣藥氣之類唯指其氣韻則無有意義後世或謂思慮為氣者乃是俗習不足論者已夫氣之所變亂思慮亦為之躁擾所以古人並説志氣後人謬觧不知其意所在遂相混耳若夫孟子養氣之論則別有所見者徵之史漢諸書可知也然亦皆以不關思慮者言可見與今人妄説不同也

病曰血虚治曰補血亦皆後世俗醫之所創夫血猶水也可凝可枯可滞可瘀豈可以虚實言哉然或箭刄傷肉或瘡瘍潰損或便溺滞不（下）或月經過通或九竅泛溢或大汗無禁血液由之損耗亦唯非一氣変亂則外物劫奪其為證也皮毛枯渇筋脉澁結煩躁不眠心志熒惑変態百般由是墜其命者乃是旱魃為祟之類方其散失之時早為之謀雩之祈之油然起雲霈然降（降）雨及其未枯槁盡則必無可慮者矣若晩而不及根荄既萎薾縱使醫如禹湯之仁而求自

[illegible]當是渙

代之亦將何益矣是其眞虛非藥餌可補益也豈不昭々乎若幸過其耗損未甚之時先知所以然故而逆通之溝渠以戒其泛濫尚且可以保暫時之命而後能用疏鑿之功使一氣流行不滯則潤澤雖不如初庶乎足以護其裏而衛其外矣至于融和之久一旦渙然裏外相渇則如患風時至甘雨適降衰乏之血精漸々復故萎枯之筋骨勃然再活夫然則雖未全為無患之人猶足以能免死亡也是知血液之所亡專在一氣之変動而所以治之者亦且在一氣之流行也不然徒欲以所謂滋陰之劑遽增其澤則是

當作之

鯀之所以治水其不致蕩々懷山襄陵之患者幾希矣亦奚若一旦文之旱災居然待時雨猶能少收獲遺穗哉以是觀之病至血竭者死必矣故治求補血者妄可知已仲景之方只云亡血失血未見其以血虛為言而難經亦且云氣先病血後病古言之不妄發者於是乎可見矣況今人所謂滋陰活血槩用地黄當歸之類多致泥滞之患害亦不少噫夫草根木核奚足以求膏腴之澤哉亦不思之甚

凡人身滋潤膏澤無不由血之與精液也其清白者為精濁赤者為血而養之者水穀運之者一氣故後世

謂之為先天後天之氣然氣一而已分以先後者亦緣飾之説耳夫血之與精液唯以滋潤為用而其活潑運動使人神且靈者乃天地之大氣無聲無臭而如四時斯行百物斯成所謂上天之載吾亦將何言哉故水穀之所釀成不過血之與液而血液之所培根則外自筋骨皮肉內至肝膽腸胃生之長之者猶如草木之於糞土然原其所由者亦皆一氣之妙用不期然而然者也將何先後之有哉而藥物之治病固非無培養之功然其所為主者恒存乎行氣唯氣無形象何以行之譬如治水其功專在疏導而天下無有妄行之害是禹之所以為善治也藥物所治亦然汗之吐之下之解之無非疏導之為也觀後世醫者所為徒事補益不知所以通之使夫浩〻者溢滯爲凝結爲不行不流激令在山躍令過顙而歸罪於自然甚者晩加決鑿之功無水行舟陥溺自取亦奚見其奏徵驗哉故余嘗謂治水事隄防者非禹之徒也治疾恃補澁者非醫之良也於乎醫之治疾苟能如禹之治水則可以為神矣

經絡即是血隧凡人身無處不有血而分肉罅隙之處涓〻不舍晝夜順流達于四支者是謂之經經常

也血脉之常道猶地之有江漢而其旁行盈科溪淺微行縈回達于全軀者是謂之絡〻繞也血脉之支流猶地之有百川也此二者常綿亘于一身如鍋羅有絲無見端緒四肢腹背骨隙筋罅無不皆然也以能滋潤形軀而及藏府所謂衛分葢謂此也至素樞之書作乃分為十二係之隂陽屬之府藏為説為論者數十家奇正分合堂〻羅列源流支派經歴過抵條且理者禹貢不啻焉而其所生是動之病因井栄輸募之穴法不止如視諸掌詳則詳矣獨疑人身之血路唯在分肉之間流行不止循環無端者定之方位紀之長短果何以為必然之規乎其意葢謂人身府藏為主血脉亦府藏之餘裔而欲外係之六氣遂益其數以應之四時因分之當之十有二月隂陽五行歳周卦氣衆義兼具以飾其説亦是漢人之通病鑿事所固不関也殊不知九藏之守血氣之衛表裏隔絶~~㕣~~各有其任非藏氣之末流乃為斯血也何以得係之其裏哉且藏以藏神府容水穀而其所為用者亦且異何以通謂之源哉況其説以背為陽以腹為隂以藏為隂以府為陽異矣哉吾聞之萬物背隂而抱陽而人獨不然乎藏將何以為隂府將何以為陽

刖

豈藏特在腹而府特在背耶其配之五行心小腸為火腎膀胱為水二藏既分水火而皆屬之陰二府亦分水火而皆屬之陽水火陰陽千古無有異端而旦反之如此其他不足論耳且其所謂十五絡皆以為正經傳注之處而必曰循指出其端若人有墜一指者絡亦必當隨墜則血脉何由乎傳注氣脉何由乎貫通然斷臂明（刖）足古今不乏其人而尚能得保天年古先聖王亦至以是懲悪勸善而不嫌其為不仁則秦漢以前未嘗有此説而後世妄意杜撰託諸軒岐之流者其言之怪且誕不須辯而明矣然今人一聞素樞之陳言先入為之主則吾黨喋〻争辯尚且不能一洗其肺腑而廢彼迂誕者悲哉

問當作悶

破結散滞莫善於灸解問（悶）通否莫善於鍼然唯是可以救一時之急難而未可以期萬全之洪勳若夫至邪毒遍于一身痛患徹于表裏則非藥石驅渠魁轂肉給資糧無以能立肅清之策也唯灸備之翼候之事或可以收殿最之功鍼則僅僅私闘之術耳故以藥餌専為疾醫之任者古今一轍不可復易也獨惜素樞八十一難言多為鍼砭發焉於湯液服餌事則寥〻二三策本草雖備矣亦唯採藥之一助至其論

氣味主治則誣妄居多其非先聖舊物者審矣是以後世方家區〻事宋元窠臼不能推以及聖王官毉之意一遇於誦古言論古法則蔵府經絡病脉狀唯可以為飣餖之觀而未可以為割烹之用乃吾黨之所蚩及者才有長沙之緒論耳其何幸脱秦皇之火坑却不能免漢魏之機祥乎豈古之所謂疾毉亦猶今之方技而竿濫於周官冢宰之屬耶徵諸旨史竇令之所傳和緩盧扁之言似未必然也而其存乎今日者漢魏之方論亦且不盈掬至于隋唐以上較可以為長沙之亞者葛巢孫王皇甫之徒頗不免駁雜之謗使李劉張朱之輩縱美於趙宋胡元者豈不亦一大厄乎乃吾黨屑〻乎求彼古而古者奚得不竒取諸百家傳記之中而後折衷於斯哉故吾所謂毉事集而成之者而非襲而取之者也養庵禮庵二先生旣已勤矣然後毉家之事漸以復古當以藥餌為先灼艾次之而鍼砭罕用不止措置不乖方又暗合先聖之典即如素樞之言實謂之為鍼砭發可也否則為不近于人意矣

自素樞之言行也說者皆莫不五其蔵六其府而外配之五運六氣内屬之于二經脉也益人小天地余未

幾乎其不必然也而亦大小之分余亦未幾乎其必然也唯其屑〻乎求之竟無益于今日則断然廢而不取者吾門既以立爲然俗子之不肯從者衆口咻之則初學子弟之眩惑其言乃曰其然豈其然乎不能終固其志者亦間有之余也固不欲與夫滔滔者爭衡而亦憂初學之如此者所以不得鉗口也謹按周官疾醫職有九藏之目鄭語九紀韋昭以為五藏夫藏以九者由來尚矣而其以五為言者亦豈特秦漢耶唯五之六之乃素樞為嚆矢矣而享（原）其所由則不過夫五運六氣之說以緣飾其術耳噫亦卯金氏之癖哉五運由幹六氣由支故運為陽以配之藏氣為陰以配之府於是有府藏之別爲亦與其經絡之說相反而不自知也而以藏精為藏容穀為府其所以命名則可矣唯藏本九而與（其）五配于運則四不足以配于氣於是乎腸有大小尚且不足而有三焦矣夫三焦部位而已心肺之分謂之上脾胃之分謂之中腎腸之分謂之下是皆陽氣所薰陶而人無陽則絶故謂之焦本非有物也豈可以與腸胃並言哉其腸有大小者余未知果然否稽諸古訓九藏之目註家以為正藏五而又有腸膽胃膀胱列子云肝膽心

肺脾腎膓及仲景論中屎曰膓尿曰膀胱其他諸子百家之書未嘗見有大小腸者則誣名可知也夫既然亦且欲以係之七有二經而其說不通則不能不強增其數於是乎又有心胞絡夫胞絡以包藏心為名其實如脂膜然凡人身腔子之中何藏無脂何藏無膜亦皆以為胞絡亦皆以為藏耶且其呼為心主益不可以解也凡主云者猶曰人主然若直指心則可矣胞絡名曰主乎心將謂之何至其配之五行則五味五色五聲五臭一以命其藏者吾亦未知其何義也縱令實如其說於治病事果何用之有且今按諸古言月令呂覽及大玄固與素樞逕庭矣文子則云膽為雲肺為氣脾為風腎為雨肝為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為之主淮南子則云肝為風脾為雷註家乃謂膽金肺大然則其五行本自無定說而色聲臭味枉為之說者紛紛不可復辯爲余且折而衷之心為五藏之主屬土者當矣而膽屬金肺屬火亦畧為近人意也益膽所藏志者舊說以為决斷之官而五行之情金獨為决斷之象其屬之木則吾無知其謂也肺亦所藏氣者氣自是陽物火之炎炎者氣實使然則亦其類已其以為金者八音金為主而肺亦生

古本此條在第七條

音聲故為然耳諸如斯類或有理焉或不焉而推之以好惡申之以生克配之天地象之陰陽觸類長之唯恐不盡其縕辯則辯矣而余未聞其以之能施行于今日者也若或拘拘乎論形色臭味而所施反與所病者相乖則亦不啻無益所謂賊夫人之子者將必在斯可不誡諸

九藏之目鄭玄韋昭其説指掌蓋古者無分府藏人身中所有其中亦皆有所藏者直謂為藏耳至於有五藏六府之説遂分為陰陽為清濁為先天後天之象焉而九藏之言亦有不可廢者於是旁及外形以耳目鼻口充其數素問所謂神藏五形藏四是也夫藏以有所藏故謂之藏而以七竅充之固非其所也而亦云眼五藏之華其他孔竅皆內系之五藏其言之無頭緒而矛盾相乖者如此且也周禮云兩（兩）之以九竅參之以九藏者若以耳目為藏乎何須更曰九藏而後人不能讀古書妄襲燕石不辨真贗者類亦如此而不取笑於周人可謂幸已

古本此條在第六條
合月令玄經無據焉但
其五味五形所主校之
儒天則有徑庭固非
一定説

五藏之目曰心曰肺曰肝曰脾曰腎諸（醫家）書槩以是為（為）正而文子淮南子（則）以膽為藏而（乃）云心為之主後世亦有據此説者（焉）唯人習聞素樞之言故不復挂之齒牙

東山條征於理矣字

以余觀之二子之言稍近于理矣何者人之所以為人益以其有神也而其所藏之者心耳故心者一身之主宰神智出焉思慮出焉技巧出焉喜怒出焉居其係之五藏則亦其配當之說爾然則心之靈妙豈宜與脾腎並言哉故毉家亦以為君主之官而君臣同位寧為得其所乎且夫膽者所以藏志而人之勇怯與焉而志乃心之所向事因是而成焉道因是而達焉情因是而遂焉義因是而斷焉而古今皆以是歸之膽則膽之所藏者貴矣所謂十一藏取決於膽者亦為之耳況藏藏精氣府盛水穀而膽之所藏者精

下屎當作尿

其所主者志亦何以下比之腸胃而謂為外府哉凡治療之法病在腸胃者可屎而愈在膀胱者可屎（尿）而愈是其可治者有出納之路也今病在膽者固不可。以屎尿治也若至其亾精失志則斃無日矣藏病難治府病易治者蓋此之謂也夫然則藏五而心不與焉府三而膽不與焉共謂之九藏藏象畢矣如其曰腸有五色之類亦所不取也

腎有兩枚者鳥獸之腎亦然余嘗觀蠻兒剮剝骨度圖此藏實兩箇通兩精道後亦聞屠視刑人者之言果與彼圖符合乃知素難舊說亦未必妄也然其說

以一為腎一為命門又云腎為水命門為相火乃是、其謬妄耳夫腎精液之府而浸潤達骨肉布四支為水為雨者不誣也今以其一為相火蓋亦欲配之火氣爾按八十一難曰諸十二經脉者皆係於生氣之原謂十二經之根本也謂腎間動氣也此即是命門腎間乃謂兩腎之間而又曰腎二者非皆腎也其左者為腎右者為命門則是其失本義者蓋以藏各有一而腎獨有二故強為之説者不可以為據也亦且未必曰以是為相火也又按鍼灸圖脊推第十四左右為腎中為命門可見古鑒家相傳之説然也且黄庭經云上有黄庭下有丹田前有神門後有命門其非指腎而言者可見矣近世孫一奎所論稍近于是説者或謂男子在右女子在左又者與心胞絡互換為藏者諸如此類皆後人之妄作雖吾黨所不取乎亦不能不為素難雪其寃也

古本此條在第八條

火氣為熱水氣為寒固不須辯也後世以火熱為二物其在藏也曰肺火曰肝火曰胃火曰命門火曰三焦火其在病也曰實火曰虛火曰痰火曰欝火曰遊火曰邪火豈以其煩渇者為火耶將以其昏悶者為火耶是唯軀中之滞氣怫欝使然者謂之火則盡矣

使當作便

抑以其薫蒸者為火耶將以其喜怒者為火耶是亦造化之変態激發使然者謂之氣則備矣亦何必須火字為哉夫火之炎〻唯就燥就乾人身沾血浸潤達于四體火將何由乎生譬猶草木苟有生氣者固非火之可着也況夫藏府外有血液內有精汁包以脂膜火將何由乎着焉然其閉藏固密能包函夫一氣則温潤有常而無凝結澁滯之患若其抑遏為変而怒踊不息則奮迅不啻而為煩為渴為燥為悶翕發熱熱出汗噦噫嘔嗽失精亡血皆是滯氣所使而其狀實如不可撲滅者也然一旦開其壅通其塞而薫風卒至煩熱漸退則藏府血精雖微減耗而筋骨皮肉終無見一點餘燼矣是其非實有火者可見已乃其奮迅為変者唯氣之所使然者亦何疑之者譬如三伏之暑爲温砂爍金裸袒不可勝者亦唯大陽之氣欲謂之熱則可矣謂之火則不可也且夫冬日雪霜既繁堅氷漸厚如以北風則其寒砭肌骨實有不可耐者焉而人在一室之內無戶牖之隙被衾褥之厚強令抑欝其氣則如蒸如浴而汗亦浹背矣是豈火之所使然耶亦皆一氣之薫蒸耳是不啻人為然也櫻桃在窖先時着花麹糵入庫不日發黄

非日以曝之非火以迫之而能使之変其常者何哉以是一切歸火乎雖五尺童子亦必不為然也故如病有寒熱亦唯斯氣之過不及耳非藏府所關也非水火所使也大抵人身之與天地肖則肖矣然亦有異焉者大小之分為爾若謂天地所有人身亦皆具之則夷狄禽獸蟲魚艸木亦皆人之所有耶故論天地者固當能盡天地之有論人事者亦當能盡人事之変論人及天地猶談井及海也可謂無用之辯矣故張機之論方唯曰契不曰火唯曰津液不曰水其能成一家不為時論所惑者吾黨所以為宗也

古本此條在第三條

病症字後世甚相混故凡立病門者皆以症而不以病所謂頭痛腹痛痰飲嘔吐霍亂泄瀉咳嗽噦逆症也而別立門與傷寒中風勞傷諸病兼諸症者相混問其方法則彼此相通稍出入其一二使人不知所歸者比比皆然是以張機所謂三陰三陽證候並存者范洋不知主意所存却以為曼衍自恣何其愚之甚耶譬如少陽病有寒熱有嘔吐有口苦有脇滿有瘧狀有潮熱而其所施唯是小柴胡一法若其病已則諸證並除本無由加減法是其細擧而目張者所以為法也若其一症者腹痛用芍藥自汗用桂枝嘔

文當作文

逆用半夏氣痞用黃連之類未可以病治者爾今人朦朧不辨淄澠欲以此施彼以一推十寸寸度之至文（丈）必過銖〻稱之至石必差醫事亦獨不然耶葢癥（痘）〻者證也以此為證知彼所以病非直以為病狀也故傷寒論以陰陽紀病而云辯某病脉證并治葢其書唐以前稱傷寒論者併方論玉函而言千金外臺諸書所引用可以徵也後世部類分為二三者亦由彼雖多被後人編次之誤者是尚未失古言者爾大抵病症相混之誤耳

此條古本在第四條

疾字通謂病症其實如痛字然曰頭疾曰腹疾曰足疾曰熱痰（疾）曰寒疾曰風疾皆以一症言而單曰疾者亦以有所痛苦言也如瘡瘍傷損皆然若至其劇則病形並具固非易療也故古者有疾病之語謂疾之漸進也周禮之（又）有疾醫之職不曰病而曰疾所兼者博也其他廢疾篤疾之類皆以一症言者已後世有痢病痧病等語古書無有是例也

熱淡當作熱疾

○古者診脉曰寸口曰人迎曰跗陽曰少陰凡有動脉處皆以取診為今人唯執左右寸口右名人迎左名氣口又分寸關尺而配以六（五）藏六府浮為府沈為藏唯是六（五）指之下以是斷百病所由葢取諸八十一難

之言以為診候盡於此耳張君不云乎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髣髴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窺管而已此其時醫既已如此而彼獨能知其派所以異乎習俗者亦可以知也且依其言則當時未有以左手為人迎者三部亦未必止在手與後世脉經諸書異者明矣今且嘗論之人身血氣所行名之曰脉而其隧最可見而注于皮膚之間者按之應手手足腹背皆然舉其全體則無端緒無頭尾而絡繞一身流通如川故以其動推之則血精流止與一氣盈虛稍可以候知矣然如痛痒所在與客邪所侵則不加以視察之詳尋故繹由亦奚得能極其狀態以施之治乎況一手動脉內通九藏外達血絡綱舉目張居此知彼術近射覆雖有神智不可得也且依其說十二其經十五其絡寸口乃為肺俞雖流注起于斯是豈獨能兼六藏六府浮沈之間悉應之三指下哉彼之言曰人身有經絡猶地有經水若實為然耶涇之清濁不可以知渭而江之淺深曷以與河同哉由是推之寸口之脉唯可以候肺而心脾腎肝及六府其不關於此者豈不亦昭〻乎然則叔和之等

等當作葉

泒當作脈

喋喋多辯以逞其技欺人誣己固無益于我事者可不須辨而知耳且也動脉之應指大小浮沈遅數緩急可以意分者僅僅不足言則所謂七表八裏九道名額何以能通其精而窮其微哉假令昔人神明有能諳其奥者此亦瓊等剌猴之技徒可以玉其人而不可以為後世之法也大抵論醫事專診候者叔和為魁宋元以還標襲最甚其作論作訣可皆杜撰求名固非有所見者一切廢之可矣故吾黨省疾視症為先診則次之候腹看背加以聲色臭氣參之以人迎手足諸脉而後處方投劑亦唯於其所不知者闕如也則庶乎足以免束手受敗之譏矣

近世醫家者流間有窺識患者之閫奥逆推其微而隱者當禱至告窮之時一二想像之言偶然中其欵則叩頷曰我有妙訣矣以是自誇其智者癡駭女曺卽謂之神聖蒙昧俗子乃比之盧扁而鬻技衒藝急求售者倣用其故智以釣利逞欲則天下之俗靡然歆慕其風省疾問病務在口給扣其所由則彈唇鼓舌誦五運六氣生尅死因之說使吾黨不置一喙而患者亦疑去就至其泒藥則順習家技討襲俗方遂令寃魂鬼泣于泉下者　先王典藥之任施藥之職

司當是可

偶當是倡

降為扶鸞拱柳之流嗚呼一時立言之弊到如此者司勝歎哉即如我養菴禮菴二先生一二緒言濯溉篤習以喚醒夫夢之夢者漸以誦尚言偶古法則聞風而興起者不少而其間亦有立一家之門户欲遍廢棄古今醫籍者此且懲羹吹冰之類亦唯不過逞其私智則卒之不歸于李斯焚坑之旨者幾希矣要之過亦猶不及也

後世立方專言七方十劑然是理學之窩臼不過以緣飾其術耳其所行則亦皆古人成方一二增損其品增損亦有常套不可以為活法也譬猶讀書唯要識字一一撿之韻書不辨句讀不問段落而欲能通其義則難矣要之方書猶字書用方猶用字若至其操觚染翰則自有篇章句字諸法今人多不問焉唯方是由則何異乎村学究剽襲欺人之為耶至如伸景諸方亦皆然唯其為規矩于醫事者處方之意實有存其中者焉非如後世所謂方劑也

伸當是仲

七方謂大小緩急奇耦複而其命名未是的確且如大小二方或以為多味少量或以為少味多量無一定法至如奇偶二方則唯数之間非醫事所與也複方則依用成方立法而緩急實是權變於立方無關

対當是剤

渉矣十対亦畧盡藥物之才然尚多可議者大抵古人以君臣佐使為立方之規不多而盡矣而處剤之法亦有五焉曰汗曰吐曰下曰解曰救裏乃仲景論中所言者無復有滑洪輕重等之目也要只此五足以盡諸方之意能讀張子之書者自當知之耳

或問仲景諸論異乎時俗者誠加子之言矣然其謂不由素難者則未必然也其自序故云撰用素問九巻八十一難云云乃張子亦嘗從事于斯與余曰是非此之謂也夫張子生于東漢之世去盧和者已遠矣而時人亦多不師古務事口給競馳虚文所以慨

索當作素

然其閒也方其博采衆方蓋亦未必不欲擇焉精之也故言及此耳然其索不屑於取夫運氣雜説以用之實事則視症處湯亦不必由此也唯其何已甚耶故其一二渉素難之言者可以謂能尚論古道耳且夫其書雖曰出于漢儒雜説然亦未必無古訓存其閒焉豈可以盡廢不取耶故余亦特善其異乎時論者爾其實雖張子亦未必免災異之僻也或云素樞有似六朝之文字者余亦數讀之時或有拍掌于斯言者唯其大體以為西京者耳然則仲景所見者豈亦異于今之所存者乎是未可知也

此條古本在于第十二條

古人註經傳者專有相傳之說其餘則訓詁而已聖人亦於其所不知者蓋闕如也無它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後世不然剔之抉之不獲不置格物窮理之教宋元為已甚矣醫家亦尚爲凡素樞八十一難以至干脉經本草病論方書之言字字句句皆要有理牽強傳會縱橫還出乃至於損益原文以達其意非誣則妄使軒岐越人復起必將先訴其寃爲古語有之曰使藏府能言醫師色如土昔人既為然而今也風波之人縱令土也使（可得）耳入亦曷所免罪耶窮理之弊噫亦至干（于）是哉

耳當是可

中寒中風傷寒傷風本無甚異然古人處方之意亦不必無其別也蓋中猶中的之中一處受其毒者爾傷則憑陵無定處故中寒稍卒於傷寒傷風亦緩於中風唯中者易治而傷者則難是以治療之法舉傷則中在其中矣舉風則寒在其中矣張子之論名曰傷寒則不復曰傷風法無異也然亦有中風爲吾門乃統之傷風而一舉盡之矣要皆以治法為先也不必問病之輕重緩急

服藥之多少乃是由病之輕重緩急者傷寒諸方劑固有大小而服之亦必當有多少之異其曰頓服再

服三服者皆大較之辭不必拘也乃知劑之大小亦不容必無啻一也唯今世醫之所為多不由古法而本邦輓近之俗又滋甚焉一貼才以一兩錢為法而服者亦甚厭其濃且多若施之一旦感冒之微恙則可苟至於邪毒酷烈者則以一盃之水救一車薪火奚得能勝而制之哉故吾門作湯不必立限量

古本此條在第十一條

世當作生

時有古今世有盛衰者謂風俗也而不學無術之徒唯以是為口實動乃曰古道不可行於今古方不可施於今也吁亦愚哉夫性近也習相遠也今之不如古者豈性之所使然耶後世可恐也奚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今之天地即古之天地天地無異乎人亦將然矣其所以為異者其唯時乎在聖世則為聖世之人在戰國則為戰國之人所謂少成自然者亦何古今之有況以今之風寒病今之人以今之惡石治今之病乎唯其取法於古乃以今之不及古故耳不則聖人率性立教亦皆不可施之今日耶其果不同者必也習乎亦唯海外殊俗之方藥既可以醫我邦之人則宇宙之間人性無異者可知也

八十一難相傳盧醫之所作未知其果然否然文則先秦西京亦可以為古矣比之諸時文唯未甚奇耳

固非素問可企及也豈亦當世獨傳此書而素問乃因是摸倣乎霊樞雜駁又不如也後世却謂難經所以解素樞也往昔別有此二書則不知也今之所謂內經寧須盧扁之發難哉亦未解讀書者之言也

一本此條在第十條

醫家固不可無本草也而今之本草不下數十家亦皆駁雜薰猶兼收如藥性主治旁通多可使人無所適從也其實非為棟（揀）藥發唯博恰自誇終無有要旨也神農本經雷公炮炙伊尹湯液世奚有此書乎近來採藥家頗能辨其非亦且自做尤所為者皆非醫之要務僅備好事之採覽耳甚者襲瓦石收砂礫木頭竹屑畜蔵自珍曾不益于避泥造舟如此則不若為胷董之鋪也醫家須唯採取有用者誠（試）驗必實芟繁就簡以備于緩急可矣何必事汗牛充棟

除當是際

朱一作未

和藥用合匕吾門別有說焉如其用稱量則當時制作不可不審也大段唐已上以銖兩已下則錢鈔而已矣六朝之除度量數變非詳審求索則不可也若衡比二者為朱甚而今反倍蓰於古其曰今稱三倍於古稱則亦大畧耳且唐量衡並有大小皆以三倍為法

本邦所行者古亦取之唐制而量則不世到今則亦稍異其制爲而如南紀八合為升峡間用大

枝當是技

升或二升半為升之類乃地方之異亦不可不知也故好古之士雖雜藝小枝必求之時政況濟生之事乎是故史傳固不可不讀也其他如律令諸書多有益於我事者亦皆不可不讀也

近世講帷下動稱秘授口訣內經本草鍼灸諸書及後世兎園冊亦各有一二秘奥聞其言則依然陰陽五行之說猥碎固不足之言也而元明以下俗談鄉語或有不易識者輙比之禁方要誓授之以誑惑愚蒙因之求重資大乖君子教育之方學者唯須博採群書沈潛思之有神將通之天地之間復何祕之有

病有虛實治有補瀉補所以補其虛也瀉所以瀉其實也斯二者古今以為醫事一大關係焉雖然亦有說夫實者邪氣實也虛者正氣虛也然則正與邪相為表裏虛與實相為消長故補其正者所以勝邪也瀉其邪者所以助正也今如傷風諸症當其甚則汗之吐之下之解之無非瀉事者焉藥之主瀉者可知也病勢已減正氣漸王於是乃行補法亦唯行其氣以養其生耳然是不如食味左氏春秋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又曰水火醯醢塩梅以烹魚肉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是食之主補者亦可知也且如寒熱二因

治寒以熱治熱以寒皆所以愈其邪也是之謂和解之法然後疾病總除不然欲補其正則所謂虛虛實實却助邪氣者其將在斯乎唐孫思邈作千金方其序論云凡人無故不宜服藥藥氣偏有所助令人臟氣不平固以為高論其他裴潾上疏諌憲宗服餌處士張皐繼戒穆宗踵轍雖非知醫者猶能悟補瀉之要旨博雅君子卓識可想也若藥果能補元氣而令人壯實則無故用之亦何害之有三子之言豈妄耶大率世醫皆不知虛實之辨亦不知補瀉之分是亦當與具隻眼者道耳

後世有言欲善醫唯在多視疾不必須学也惡是何謂也夫学也者謂学其道也學而無益於道乎奚用学之為凡百工技人以規矩示之法教之度刓革為鞠刳木為舟非其道而能成之者否矣毉獨不然乎其以是為口實意者其所為学者異耶然時醫徒讀宋元諸論未遑於知其旨意何如則却長其畏避之性而所為者卑卑鍼以不痛為妙灸不熱為奇味唯恐其苦氣唯恐其寒如此則窮日之力盡其才亦奚若庸人妄襲舊方者猶或一二收其効之為愈耶是以遂使人謂学無益於執業而為之者亦自俞此言乃

至於以毉者意也籍口爲使夫自不識一丁者誇言自恣者吁亦可謂怪矣

醫之治病猶將之戡難也如其崇德施仁之務則是閫以內之事有輔有相有師有保而元帥之職不與焉後世武臣受命於折衝亦假威於銓衡則朝士亦未得不掣夫肘於帷幕乃尸祝踰樽俎而代庖人者吾所以不解也其唯智將能嚴其令能教其士干戈戚揚守攻之具森然無不備焉弓矢甲兵完聚之功肅然無不治焉然後能張奇正陣疾如風靜如林爽動無常因敵轉化則無不勝無不克是可以爲良也其至凱旋獻捷則解甲休兵論功頒賞使其保無敢有異志則已若乃省徭緩賦恤孤賑貧則亦有其官在焉今人之治病間有異焉者邪既去矣毒既盡矣猶尚攻之不已氣既復矣人既壯矣又且治之不置乃致使夫餘燼復燃枯荑生蘖者豈異乎彼殺降伐服窮兵黷武困人於險難哉故張機之方得吐而止得下而止無須所謂調理之法蓋非不調理也從此以往則是食毉之事穀肉養之以復其常而已矣後世或謂毉亦司命之職禮樂刑罰一欲以出之己由是却長厲階者衆矣殊不知灸藥鍼砭唯在救時如

死生存亡固不可若之向也亦可謂不知其分已
醫家名稱不正者不遑枚舉痱為中風暍為霍亂病
症相混也癥瘕獨為婦女之疾盤腸特為嬰兒之病
強立其目也皆本由不知其因也痙作痓矢作失由
字相似誤也飲與痰併噦與噫混不詳字義也矢氣
為後氣清便為溺白自利為遺失帶下為痢疾不解
讀書也凡如此類古今相襲一皆引衆皆不可不辨
也又聞其讀方書臑曰濡臂曰殿目眥曰目滋脉弦
曰脉玄暍曰渴懶曰賴涎曰延吃曰噎牽牛曰牽午
參耆曰塵耆水蛭曰水垤膠飴曰寥胎乃是和俗之
訛音而詰之則云是一家讀法殊（函）不知博士家和讀
之法有用漢音者有用呉音者有用華音者有由連
聲者有避忌諱者若其由是轉声者乃謂之有法無
由此数者則皆是訛謬不可不改也若其屠蘓作屠
蘓則數字忌四之類庸俗之所為大雅君子奚倣之
為若或曰為愚夫忌之而自枉則是逢迎取容之徒
吾友所不肯也

前輩云閉門讀方書三年知天下無病不可治及其出
而用藥療病知今古無方可用此無他聞見力極則
止至於應変則無有窮益嗚呼今人之拘〻乎取一

字当作實

書廃衆方一方當数症補中益気遂有醫王之名甘草茯苓妄為萬病之要宜哉無方可用也若能師古而機杼出於己取諸仲景諸方而治不可勝用焉若尚拘拘守株膠柱則載籍充棟亦奚所下手矣哉乃三年看方書雖多亦何以為誠哉

林逋作省心録末梢頭乃云無恒德不可以作醫人命死生之繫庸人假醫以百誣其初則要厚利虚字補瀉未必適當幸而不死則呼需百出病者甘心以足其欲不幸而斃則曰飲食不知禁嗜欲有所違非薬之過也厚載而出死者何韋烏世無扁鵲望而知死生無華佗滌腸以愈疾輕以性命託庸醫何謹致疾之因固養生之本以全天年耶嗚呼悲矣余特有感於此言仍録之篇末以為方家之至誠

明治廿六年癸巳第六月初十日一校讀了此日雨　白峰迂人岡直義夫

下利咳逆痛引脇下不能飲食寒熱大会

欲為嘔者宜十棗湯

墜打損傷昏眩不省及血出不止者宜

三黄瀉心湯下寛中温丸

風犬咬傷用甘草解毒湯灸之数十日下

之数十行下之宜寛中丸

醫事撥乱解一